

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

栖息在七楼上的麻雀

中篇小说

栖息在七楼上的麻雀

王立纯

栖息在七楼上的麻雀

王立纯*

傍晚时分，我到菜市场去找阿白，借他的三轮车给服装店搬家。我的活儿就是给人搬家，每天站在马路牙子上，翘首等待生意，俗称“戳大岗”。眼下这行当在任何城市都不鲜见，因为所有的城市都在以旧换新，除了房子，时兴更换的还是观念、思维、语汇、服饰、职业以及老婆和朋友等等。这样就涌现出一大批和我一样的苦力。

阿白和我住在一起，是伙租的旧楼，同住的还有两个女的和一对夫妻。虽说比例均衡，可我们不敢造次，坚持各住各的。我们楼前的绿地上矗立着钻塔和抽油机的雕塑，这相当于城市的徽章。同样是吃资源饭，煤黑子和林大头时运不济，很快就吃露馅了，却让油老大赶上了正点儿。我们都是

* 王立纯 黑龙江人，现为大庆市文化局专业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集《熊骨烟嘴》，曾获省、市级刊物小说奖。

从周边农村跑来发财的，就像一股股浑浊的水从四面八方渗透，怀着各自不同的目的潜伏在各个角落，建设着破坏着，等待机会改变命运。我们都做过相同的美梦，比如说，捡一个沉甸甸的大钱包啦，摸奖摸到一个六位数啦，傍上一个大款啦，嫁一个或娶一个局长处长的儿女啦……然而美梦总归是美梦，一觉醒来，我还得“戳大岗”，阿白还得骑“狗蹬”，凤兰还得到小饭店去端盘子，倪虹还得去毛毯厂值夜班，地瓜佬和地瓜婆还得去卖烤地瓜。总之，社会分派给每个人的角色，常常在娘胎里就注定了。我们是居住在城市里的农二哥，是街道和派出所登记了的临时户，更准确地说，是栖自在七楼上的一窝麻雀，起码，我就是这样看的。

傍晚的菜市场已经收摊，到处都是垃圾；城市的同义词其实就是垃圾制造厂。阿白的三轮车停在便道上，一块硬纸壳上写着：“通下水道、电钻打眼”，那字还是我写的，正宗的隶体字，很像那么一回事。他躲在一个小吃摊里，两腿叉开骑着条凳，样子就跟骑三轮一样，正在没出拉相地灌烧酒。阿白的真名不叫阿白，阿白是得了白癜风之后，套用的一个小狗的名字。阿白的白癜风不比一般人，花花搭搭像大丹犬似的；阿白白得透彻，除了裆下的一块黑紫被我谑称为敌占区，浑身上下全都粉白粉白，比女人还扎眼，如果不是脑袋扁平，五官长得太像秦俑，说成老外也能唬人一气。干他那个的不算手艺，人又太多，他就抓空给菜市场拉菜，两头忙活，两头不赚钱。我搬家的活儿还是凤兰给我揽的，熬一个通宵，挣一百五十元钱，这肯定是不可抵挡的诱惑。作为农民的儿子，我深知一百五十元的意义，这相当于一亩麦子，而

且那要经过春种秋收的漫长劳作。

我刚一开口，阿白就和我讨价还价。也许是穷怕了，他这人算计得太厉害，所谓雁过拔毛，拉屎拣豆吃，还常常把麻包里的菜偷回来，入股到我们的伙食里。我跟他斗智说，总共才给一百块钱，如果他肯出车，分他三十；连人带车，分他五十。阿白踌躇了好半天，做出了豁出挨宰的痛苦表情，掂着剩下的半瓶烧酒坐到三轮车上，吆喝我说：“狗蹬，走吧，一个房檐底下住着，和尚不亲帽儿亲，我不帮你谁帮你！”

天黑了，灯亮了，城市的夜幕就这么呼啦一下拉开了。这座城市比一般的城市都亮些，因为她有强大的电力支撑，又有马赛克贴面的有效反射，整个城市仿佛一只奇幻的灯箱。顺着笔直的世纪大道看去，街灯一直伸向不可确知的远方，宛如长而晶莹的省略号。透过楼房与楼房的空隙，能看到原初的荒野，在那里，夜色和历史一般迷茫。我从城市的出口看到了我父亲，那个和我一样的同龄人，他从一幢干打垒小房里钻出来，身上还穿着油渍麻花的四十八道杠棉袄，一团一团乳白的哈气从他的嘴里吐出来，就像鱼儿吐出的气泡。他倔巴巴地走着，那个我叫齐叔的人就跟在后面呼喊他的名字，可我父亲没再回头。这就是说，我父亲的目光没能穿越时空，看到今天繁华的城市，他就这样改写了历史，也不经意地规定了我的命运。春天的一个上午，我躺在地头上睡着了，又梦见那个捉摸不定的声音在远处喊我，那声音带着勾魂摄魄的魔力，让我无法抗拒。醒来后我松开了老黄牛的缰绳，把剩下的种子搭在它的脊背上，拍拍它的肩胛说，你回去吧，告诉爸爸，我走了，我会在那个不算太远的城市里想着

你们！老黄牛听懂了，它眼泪汪汪地看着我。我码着父亲的脚印逆行而去，走过复苏的土地，踏上了黄褐色的砂土公路，一直走到城市的入口。老黄牛朝我大声惨叫，我鼻子狠狠酸了一下，然而没再回头。

三轮车夹在各式轿车中间，像一条混在热带鱼群里丑陋不堪的泥鳅。霓虹灯闪射着诡谲的光亮，给人们的富足和幸福镀上了一层暧昧神色。阿白把酒临风，人显得很亢奋，每有摩登女人从身边掠过，就赶紧抽鼻子，把稍纵即逝的香味捉住，又闭上眼睛，深深陶醉着，就像吸鸦片似的。这也难怪，他都二十八了，因为家里穷得掉底，连女人的边儿都没沾过。我住在他的上铺，夜里常常能感到他发疟疾似的熬煎。他喜欢泡厕所，如果有人提出质疑，他就会带着复仇的快意说，咱住得最高，咱可劲儿骑在城里人头上拉屎撒尿！因为人多，厕所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瓜佬对他的超时占用很有意见，认定他没干好事。终于有一天，他发现这家伙蹲在里面，手上竟拿着倪虹的乳罩……这显然有淫秽的含义，倪虹不干了，大吵大闹起来，还是我从中调停，才避免了家丑外扬，他又买了好多吃的赔罪，事情总算不了了之，只是从此之后女人们不再往厕所晾任何东西，包括袜子和鞋垫。我是大家推选的门长，这当然是知识和民主的双重胜利。实际上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还镶在家中的相框里，因为穷，又因为父亲在那个当口摔折了腿，我只好顶替了跟在老黄牛后面父亲的位置。

阿白说：“我发现，一到晚上，女人全都变得漂亮了。唉，真是撑死眼睛饿死鸟啊！”

我笑得不行，手扶不住车把，差点儿撞到路边的灯柱。

阿白又说：“严平，我怎么看着，满大街的女人都像鸡？”

我说：“听说人要饿死的时候，会梦见眼前都是猪肉大馒头！”

阿白呵呵醉笑，说：“我还不如你，你还握过女人的手哩！”

我凄惨地笑笑。那是怎样的握手啊，简直就是生离死别。我们拿着同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却又不得不在人生的岔道上分手。我伫立在浩荡吹拂的秋风里，看着她从田埂上远去，一点儿一点儿，一直走出我泪水充盈的视线，隐没在大地的盲点和我的记忆深处。这，就是我的初恋，像一根潮湿的火柴，还没等擦亮，就已然熄灭了。

我们要拉的是些塑料模特。因为那东西大可乱真，打开仓库的一刹那，我和阿白都震惊了，就像冒冒失失闯进了女浴池。阿白兴奋地大喊大叫，秦俑式的小眼睛立刻放出缭乱的绿光来。“女人哪，城里的女人，我多想要你们！”他抚摸着那僵硬而美妙的起伏喃喃地说着，把鼻涕和涎水都涂在了上面。

我拉起他来说：“阿白阿白，你喝多了。”

阿白打着汹涌的酒嗝：“龟孙子才喝多了。你瞧，她们多俊啊，我要抱回去一个……”

这么说着，阿白就躺倒在那堆塑料里，吐出一大摊乱七八糟，连裤子都尿了。情势是很糟糕的，我只好把支解的模特和烂醉如泥的阿白一起装到三轮车上，用苫布一蒙，匆匆走开。就在一段昏暗的路面，一辆警车啸叫着追上来。这都怪那些塑料人太刺激，粉臂如藕，兰指翘起，指甲都涂得红

艳欲滴，无论谁看见都会心惊肉跳，误认为是一桩杀人抛尸案。

我被带到了派出所。其实他们完全可以不带我，我已经把事情说清了；只是我说话的时候口气不是太温顺，警察就认为我不老实。我心里被那一百五十元钱弄得火烧火燎，急于脱身，就说出了齐叔的名字。这相当于拉大旗做虎皮，警察一齐向我蔑笑，他们说：“你咋不提你克叔？你克叔在美国当一把手呢！”

我无话可说了。警察们沉浸在胜利的陶醉里。

如果我再克制几分钟，事情就大不一样了。这时一个警察骂骂咧咧地训我：“你们这些人最操蛋，跟油耗子差不多，看城市建好了，摘桃子来了。六〇年你他妈的咋不来呢？”我实在憋不住了，回敬说：“六〇年我还没出生。那么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你他妈的又在哪儿呢？”

这显然是自不量力和不识时务，挨打也是不冤枉的。可是警察没打我，只是从后面揉我一下，我没防备，一个趔趄，脑袋正好磕在桌角上。警察们都认为我是装的，就我的体格而言，也的确不该发生这种事，但血是明明白白流了出来。警察认为基本达到了教育目的，于是问我：“到医院怎么说？”我说：“是流氓斗殴。”警察满意了，依照宽猛相济的原则，给我擦擦头上的血，又塞了半盒红河烟和十元钱，拦了一辆出租车，把我直接送到了人民医院。

这是一座令人叹为观止的新建筑。水晶吊灯洒下璀璨的光芒，滚动电梯斜在高大敞阔的玻璃穹顶之下，虽说晚间并不开动，依然能显示出高等级医院一步到位的骄人气派。我

有些犯蒙，一时找不到外科处置室。这时一个年轻女医生和我擦身而过，她白衣似羽，长发如旗，朝我姣好地一笑。一刹那我有如电击，木在那儿不能动弹。还好，我藏在一片肮脏的血污后面，她没能认出我来。我听到她嘀咕一声：“你怎么啦？”我回答说：“与歹徒搏斗。”她惊讶了一下，美丽的眼睛里掠过一丝钦敬和怜悯，用手往走廊那侧一指，然后翩翩离去，留下一股醒人的酒精和来苏气味。

包扎了伤口，我来到大厅的触摸屏前开始检索。屏幕上，一个久违的面庞向我微笑，简介上写着：杨帆，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普外科主治医师……触摸屏上留下了我带血的指纹。我无声地笑笑，然后走到外面，坐在凉丝丝的花岗岩台阶上，一支接着一支，抽光了那半盒红河烟。

我想，我是麻雀，而她是城市的鸽子。

二

第二天我一直躺到很晚，甚至没能听到顶层楼板下面那窝麻雀的叫声。它们是两老四少的一窝，在叽叽喳喳的争吵中过着平安的日子。麻雀是最平凡最低俗的鸟类，不过我还是喜欢麻雀的，人们曾使用各种残酷的手段想让它们灭绝，可它们仍然以优势种群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我站在阳台上，看见倪虹穿过绿地的石板甬道渐渐走近。她的松糕鞋销蚀了走路的声音，就像从水面上漂过来似的。清扫工正在楼前清扫，扫把突然一横，倪虹就被拦住了。由于经常出现高空不明抛弃物，清扫工固执地认定，所有的不文

明行为，包括随地大小便偷走走廊的灯泡，都是我们七楼干的。她亮开嗓门大喊大叫，颇有人赃俱获意思。倪虹是个缺少锋芒的姑娘，一声没吭，眼睛盯着那袋垃圾，好像都要哭了。幸好那里面有一个中华烟盒，这有力的佐证使事情不辩自明了。清扫工刚刚下岗，一招一式里都带着情绪，像演武打片似的，把水泥地面扫得冒烟咕咚。我看着倪虹的脸从弥漫的烟尘里显露出来，那是一张鲜艳而疲惫的脸，惨笑一下，样子可怜兮兮的。

我赶紧躲进屋里继续装睡。倪虹对我是很在意的，这一点我能感觉到；但她的目光里总有一种雾状的东西，而且从来不和人长久对视，她又太小，刚刚二十出头，我就不敢多想。我不想招惹上男女方面的是非，因为我招惹不起，最为明智的做法就是尽量回避。然而倪虹发现了我，接着又发现了我头上的绷带，就傍着门框刨根问底，没办法，我只好骗她说，是干活不小心碰的。她回到自己的房间忙活一气，端出一大缸子热气腾腾的奶粉，还有五个煮熟的红皮鸡蛋，说是给我补补血。我道了谢，狼吞虎咽地吃着，觉得很像农村的月婆子。倪虹模样儿小巧文静。如果不开口说话，很像是一个白领丽人。作为乡下的女孩，能保持姣好的形体和肌肤，实在不容易。她身上总是散发着沐浴之后那种清香的气息，又不刻意打扮，这样就更是招人怜爱。我问她厂里的情况，她腼腆地笑笑，回答说：“谁知道呢？我又不是领导！”

九点多一点，我打着奶粉和鸡蛋的饱嗝，拿着父亲的来信，鼓足了勇气，去办一件蓄谋已久而又极不情愿的事情。这是个痛苦的抉择，昨夜的喋血告诉我，必须找到一条捷径，进

入跑道的里圈。齐叔的住所离我们不远，一色儿是花园别墅式小楼，这基本能换算出齐叔离休前的职级。由于是琉璃瓦罩顶，老百姓都叫烈士陵园，不过，叫归叫，红眼病是没用的，住在里面的人不但活得很好，一般都很长寿。考虑到第一印象，我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在路边小摊买了一顶稀烂贱的旅游帽，以防露出头上的绷带，太像好勇斗狠的亡命徒。

我站在漂亮的雨搭下，用恭谨的节奏按响了门铃。随着一声应答，猫眼里出现了一只变形的眼睛，隔着坚不可摧的防盗门，我感觉到了那审视中的警惕和敌意。然后房门打开一道窄缝，一条电镀锁链横在我和那人之间，闪射着高强度物质不可通融的冷光。那是一张线条硬朗的脸，几颗青春痘散布其间，稍稍嫌大的下巴，容易让人联想到那种咬肌强健的食肉兽。我做出一个自认为是礼貌的微笑，还没说话，他就漠然地回绝说：“对不起，我们没有破烂卖，也没有废报纸。你到别处去吧，家里有老人，需要安静！”接着防盗门脆快地一响，就再也叫不开了。我苦笑一下，随手把嘴里的口香糖粘到了那只猫眼上。

我没再去站马路牙子，我感到手指头疼，好像扳住车厢刚要往上蹿，却被车上的人一脚踹下来。路过凤兰的小饭店，凤兰正坐在靠窗的位置上剥蒜，看见我，先来个巧笑倩焉，接着伸出猫爪，像歌星似的朝我挠了两下。我进去喝了一气热茶，是那种几块钱一大包的胀肚黄，也是凤兰职权范围之内惟一可以免费提供的东西。

凤兰看出我的神色不对，就问：“严哥，你怎么啦？你怎么啦？”

我说：“怎么也没怎么，我就是想我爸！”

凤兰共鸣起来，眼睛红红的，也不管我听不听，磨磨叨叨地说起琐碎的家事来。凤兰很能磨叨，就像提前进入更年期一样。相对来说，我喜欢恬静的女孩，比如倪虹，总能让我联想到清幽的月光和山间的含羞草。浑浊的蒜味随着摇头电扇在小屋里流荡，蒜皮伴随着凤兰的磨叨纷纷扬扬，我看见爸爸用残存的牙齿就着蒜瓣嚼着两掺面干粮，一瘸一拐地跟在老黄牛后面，灰色的土被犁铧分开，一点儿一点儿，他被自己熟悉的泥土埋住。

凤兰的眼睛幽幽地看着我。她穿着地摊上买来的连衣裙，那质地很脆薄，放肆发育的乳房就在里面咄咄逼人地挺翘着，具有极强的招徕效应和侵略性质。她的皮肤很黑，这和阿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我曾动员阿白为她植皮，就像重新塑造美国黑人歌星迈克尔·杰克逊那样。阿白说那还要动刀子，血味呼啦的太吓人；其实只要两人在一张床上骨碌几回，保准就能传染过去。凤兰用一只高跟皮鞋砸他的脑袋，他冥顽的脑袋发出石头蛋子的声响，过后肿起好几个筋疙瘩。凤兰说阿白你把肚子植饱就不错了，弄不好，这辈子娶不上媳妇！凤兰说完，也这样幽幽地看我，那意向性是很明确的。可这不起作用，她不大可能引动我这方面的心思。我不会重复父亲当年的错误，让眼前的干打垒房子，把本该远眺的目光挡住。

我穿行在高层楼房之间，借助那些巨大的阴影，遮挡着盛夏火辣辣的太阳。地瓜佬夫妇正在一个楼头上叫卖，声音怯怯的，就像在贩卖毒品，显然是怕市政管理人员看见不让。他们全都满脸油汗，裸露的部分被太阳和炭火烤出了深重的

虾红色。他们干了三年，已经小有积蓄，本来有了一个女孩，不知从哪里听说，日后人口普查，超生的孩子也给落户，就躲在小屋里，没黑没白地折腾，弄出一片惊心动魄之声，害得我们几个如坐针毡。就摸起他们的地瓜，手雷似的投向他们的门板，总算打下了嚣张气焰。看见了受伤的户长，地瓜婆拿出一个黄盈盈的烤地瓜来。她长得胖墩墩的，脸上总带着傻乎乎的笑容，没让人贩子拐跑，那该算是很幸运的。我吃着香喷喷的烤地瓜，把剥下的皮拿在手上，走了一箭之地，全都扔进了一只垃圾箱里。我的意思是想让地瓜佬他们看看，什么叫文明，什么叫成熟的市民。

在一大片性病广告中间，我发现了一则招聘启事，是一家保龄球馆招员，月薪八百，需交押金一千。我怦然心动，对着那则广告默立了好一会儿，然后把它小心地揭下来，折好，揣进衣兜里。做将军总要从士兵做起。我想我起码要挣到十几万，那样就能在这座城市里买上一套二手楼房，落上三个人的户口。这座移民的城市从来就没停止过移民的脚步，只不过我们来晚了。

阿白已经吃过了午饭，小锅里还给我留着面条。面条泡得又粗又囊，就像一大团还没死透的蛔虫，可我不吃它又有什么办法？虽说一个房子里住着，吃饭却是同灶分，我和阿白一个伙食，地瓜佬夫妇一个伙食，凤兰和倪虹各讨方便。我把那张招聘启事拿给阿白看，他为难地说：“哥们儿，我要是能帮你，那没说的；可我是啥情况你还能不知道？一个人供养一大家子，哪弄一千块钱来借你！”阿白显然在说谎，他一直在拼命攒钱，要把三轮换成港田，虽说那也够不上多体面，

毕竟是屁股冒烟的玩意儿，骑着比“狗蹬”抖神儿多了。

我把那张启事浸了清水，贴到小方厅的窗玻璃上。它薄而透明，粉嘟嘟的很像一帧剪窗花。我想，这并不是惟一的选择，我很快就会把它忘了。

三

第三天中午，我躺到床上休息，竟然在枕边的一本书里发现了一沓百元大票。我取出钱来，一张一张地照过太阳，全是真的，仿佛还带有沐浴熏香的气息。我猜出了这钱是谁的。我没声张，只是在那张启事上写道：真诚地感谢你。这是我的借据。然后，我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可到了晚上，那张粉红的纸已经被人揭下撕碎，扔进了垃圾篓里。

保龄球馆实际是一个三星级宾馆的附件，共有二十四条球道，全是上好的加拿大枫木质。主管看过我的证件和外貌，认为我条件不错，特别是眼睛，他说我的眼睛深不可测，藏着不安分的光芒，干伺球太猛，干保安又太文。他想了想说：“要不，你到洗手间当 BOY 去吧！”我笑一笑，做出满意的样子点点头。其实我明白，他不想用我。他就是这样采用渔市买鱼的方法，打发了好多日后有可能取代他的人。

我从头到脚一拾掇，果然就不一样了，人显得挺拔俊朗，气宇轩昂，走在大街上，谁也不会怀疑我的正规市民身份。我的位置在洗手间小门厅里，手上捧着柔软洁白的纸巾躬身而立，像献哈达似的迎候着每一个入厕的人。他们一般都给小费，五元十元不等，这样能抬高他们的身份。不过他们中间

有相当一部分人解手过后不知道用水冲洗，或者认为这种事就应该留给我干，这样我必须时时拂拭，以保持厕所气味的清新。有一个妖娆的女人朝我飞了好几次媚眼，还趁着跟前没人，用不干净的手钳了我的脸蛋。“真像是发仔啊！”她这样夸我，然后趴在我耳朵上，吹气如兰地低喃，“我男人不在家，你晚上能去吗？我给你钱！”我做出兴高采烈求之不得的样子点点头，然后说：“MADAM，对不起，能把你拉的臭屎冲了吗？这可不是农村的茅房！”那女子狼狈了，鼻子哼出一股凉气，刷拉一甩披肩发，抽得我脸上生疼。

球馆冷清的时刻，我有闲暇练球。我的悟性好，手感强，柔韧性和平衡力都不错，平均每局能打到二百分以上，特别是对付分瓶，我自有绝活。主管发现了这一点，更重要的是发现了厕所的隐形收入，就把我及时撤换到了伺球的岗位上，遇有形单影只的客人，就由我陪着玩玩。

这样，我就认识了把我拒之门外的那个人。他是齐叔的儿子，有人叫他齐老板，有人叫他齐维佳，亲切熟稔的程度就像隔壁阿二似的。他和大多数老板一样，富贵体面，慷慨大度，钱拿在手上，就像一令一令的刀切纸。他总是领着女人——不是同一个女人，而是常换常新。她们说着流行的荤话和病句，眼波似电，情欲如水，一看就是那种比较高级的家禽。齐维佳待人平易而友善，像一盆炭火向周围辐射着温暖和热情，对所有的 BOY 都很和蔼，从来不大声叱喝人，还懂得遍施恩惠，经常把身上带着的小玩意儿送给我们，这样就留下了广好的人缘。

那天傍晚，我跟馆里请了假，特地从街上买回一大把康

乃馨，一只大蛋糕，一串玉石片穿成的小风铃，还有一大瓶红葡萄酒。这显然是一次超常消费，一进门，就让屋里的人惊了一个愣怔。

“严平，你抢银行啦？”阿白大声问道。

我说今天有人过生日，大家背井离乡，在外面混日子不容易，理应庆贺庆贺。再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要感谢那个借给我钱的人，也借这个由头跟大家意思意思。我这么说并不奇怪，因为我是户长，为大家填写过各种表格和卡片，对每个人的底数了如指掌。这等于揭开了谜底。倪虹的脸一点儿一点儿变红了，就像电影镜头里瞬息熟透的桃子，两眼沁出细碎的泪光来。凤兰用妒忌的目光看看倪虹，马上又笑了。“那好吧，”她说，“我建议，每人出十块钱，我来张罗饭菜！”

那天晚上，大家都很尽兴，倪虹破例没上夜班，凤兰也跟饭店请了假。除了有孕在身的地瓜婆，大家全都喝了酒，当然，我们三个男人喝的是白酒，整整一瓶二锅头。地瓜佬还把他屋里那台十八英寸二手彩电搬到小方厅来让大家共享。也就是那个晚上，我从那个颜色偏红的小窗口里认识了齐叔，他显得那么苍老，花白的头发下面，是一张沟壑纵横毫无生气的脸，一举一动带着锈蚀的迟滞。他和另外几个年高德劭的老者一起，在为一个新开张的公司剪彩，别人的动作全都是干净利落，只有他拖泥带水，手里的剪刀钝得要命，似乎比当年的刹把还沉重。那时他已经是钻井队的指导员了，他和当钻工的父亲比肩而立，劲飏的北风吹拂着他们青春的脸，刹把上留下了他们共同的体温、汗渍和血迹。是父亲在迷漫

的风雪里走失了，他再也无法看到齐叔站在台上的身影。现在，苍老的齐叔身旁站着年轻的公司经理，他温和的目光里闪烁着坚定的深栗色，不用说，那是猛兽的眼睛。

“看见那个人了么？”我说，“他当年是光着脚从农村跑出来的，现在都有上千万的资产了，被人称为第二次创业的楷模。”

大家既羡慕且妒地议论着，只有倪虹不说话。她静静地坐着，眉峰微微蹙起，眼睛看着某个角落，一副寄意悠远的样子。

那天夜里奇热无比，屋里空气浑浊，铁床像平底锅一样。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索性就爬起来，到阳台上去纳凉。我一边抽烟一边审视城市的夜景。由于地旷人稀，她比别的城市入睡得都早，夜生活只属于少数人的，只有那些频频闪烁的霓虹灯，被厚重的窗帘遮挡着的窗口，才能宣示出某种相同的隐秘。我忽然涌出一个有趣的遐想：如果这些位于城市中心的旧楼房慢慢都被我们这些人买走，麻雀占了鸽子窝，那会是什么样的情景？我忽然又觉得这想法很没劲，说到底，跟农民起义差不多。

一股幽香飘过来，不用看，我就知道来人是谁了。闻香识女人，绝对不会错的。倪虹身上总有一种不事张扬的香味，而凤兰则有一股小饭店熏陶出来的葱花爆锅气味。地瓜婆就更惨了，她身上的炭火烤地瓜味和汗气搅和在一起，相当撩鼻，又不大爱洗澡，害得别人不敢深呼吸。

倪虹离我不到一米远，麻白色的睡衣勾勒出她娇小的轮廓，显现出一种孤独无助楚楚可怜的凄美，两只眼睛四处游

移，像水钻一样荧荧发光。深夜的邂逅让我感到不安，因为我身上还澎湃着未尽的酒意。

倪虹说：“严哥，真谢谢你，能想着给我过生日。”

我说：“应该我谢你。钱，我很快就还你！”

倪虹说：“我不要你还。你知道我对你好，这就行了！”

倪虹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大胆，这也许是夜色遮脸的缘故。她的话唤起了我蓄之既久的冲动。

我说：“我知道，我又不是木头疙瘩，一切我心里有数！”

一个东西飞进了阳台，在倪虹的头上扑棱一下，这破坏了两人之间的均势。倪虹吓得低叫一声，一下扑到我的怀里。刹那间我蒙住了，就像坐在观众席上，却猛丁接到了赛场上飞来的足球，那滋味说不清是幸福还是惶恐。

“是蝴蝶吧，”我说，“它闻到了你身上的香味儿！”

“不，是蛾子。”她纠正我，浑身开始颤抖，好像遭遇了突如其来的寒冷。

我一手搂住她，一手抚慰着她的肩头。她的肩头光滑如塑，我的手也开始颤抖，就像摸到了电门一样。

我没再说话，轻轻捧起她的脸来。很显然，这是个危险的动作，一般来说，事情总是这样开头的，然后一切就势如破竹地进行下去。倪虹的脸乖顺地向我仰起，两片红唇嘟着，就像一朵欲开未开的花在承接雨露的滋润。我的心剧烈地疼了一下。是的，旧船票已经作废，昨天的故事再也无法重复，虽说同在一个蓝天之下，可鸽子和麻雀已经不属于一个世界。现在，一切都在俯仰之间，我甚至闻到了她呼出的张裕红葡萄酒的气息，再回避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低下头，在她的嘴

唇上轻轻摩擦了一下，那一刻如同火柴擦过磷面，炽热的火焰立刻升腾起来，把我们完全烧结在一起，倪虹发出快活的呻吟，用顽皮的舌头历数我的牙齿，我感到了她汨汨的眼泪在两张脸之间润滑。

就在这冗长的胶着时刻，里间的房门响了，我们赶紧分开，就像两个终止作案的小偷。我闻到了烤地瓜的气味，不用说，准是地瓜婆又起夜了——她把有限的空间让给了胎儿，起夜的间隔跟打一局保龄球差不多。

“谢谢你，严哥，从小到大，你让我过了一个最快乐的生日！”倪虹说着，又在我脸上匆匆啄了一口，游鱼似的穿过小方厅，梦一般消逝了。我站在那儿，咀嚼着满口余香，好半天没能缓过神来。悄悄爬回到床上，就像魔住了似的瞪大眼睛，再也无法入睡，竟然不敢想象到底发生了什么，一切是怎样发生的。

麻雀出窝的时候，阿白起床了，他眨着秦俑式的小眼睛，狡黠地看着我，好像早就勘破了黑夜的秘密。“咋样啊哥们儿？”他一语双关地说，“味道不错吧？”我装作莫名其妙。阿白又自拉自唱地用了一句广告词语：“味道好极了！”我想，这正是我的心里话。

我不知道这事儿是否妥当，可我知道这就是爱情，它正像汹涌的潮水那样漫涌而来，预先筑好的堤坝轻而易举就被冲垮了。我没法不爱倪虹，是老天把我们撮合在一起，哪怕就是做一辈子麻雀，也该成双成对去精心营造一个小窝。

“倪虹，倪虹，倪虹，”我默默发着誓，“我会让你幸福的！”一天晚上，齐叔来了，是齐维佳搀着来的，说是让他长

长见识散散心。他一共投了两个球，第一个球脱手落在了身后，第二个球则砸在了自己的脚面上。他实在是老了，而且得了老年痴呆症，完全在靠毅力支撑着。他看着自己扶刹把的大手，凄凉地笑笑说：“这大琉琉不好玩。再说，老百姓玩不起啊！”我知道机会来了，于是不失时机地靠到眼前，一面为他揉脚，一面对他说：“齐叔叔，你还记得严加新吗？我叫严平，是他的儿子！”齐叔惊呆了，嘴张得老大，被烟草熏黑的扁桃颤动了一下，眼睛涌出一层泪花。

那晚上是我送他回家的。齐叔的家阔大而冷清，家里只有土里土气的小保姆，不过齐维佳是孝顺的，隔三差五就过来看望一下。齐叔一支接一支抽烟，种种往事就在那些乳白色的烟雾里再现。他的记忆是残破的，表达是吃力的，借助小保姆笨拙的翻译，我仍然能看到那圣洁的篝火从历史中凸现出来，温暖的光亮照彻蛮荒的夜空，染红一张张和我一样年轻的脸。齐叔和我父亲紧挨着，他们的脚揣在对方的怀里，涨跳的血脉代替了彼此的语言。他们都不可能设想将来，他们在半饥半饱中尽力减少没必要的活动，以保证能把肚子里的土豆和烂白菜转化成的能量用到钻井上。钻塔是他们倔强的骨骼，这个永恒的背景变成一张老照片，至今还挂在客厅的墙上。我找到了戴狗皮帽子的父亲，裸露的面部只相当一颗锈图钉，他表情迷惘而平静，没有愁戚也没有笑容。

“是我对不起你爸爸，”齐叔喃喃说，“那件事，我一辈子也不会原谅我自己……”

事情是这样的：奶奶病危了，电报送到了齐叔的手里，可我父亲一无所知，直到第三天凌晨，我父亲走到一个雪堆旁

小解，才看到那张被雪埋住的电报纸……齐叔已经来不及解释，伤心之极的我父亲什么也没说，一头扑进风雪里，就这么永远地走出了井队，走出了这张模糊不清的老照片。他至今还不知道，齐叔忙着去指挥部开会，汽车就在钻塔下等他，他把电报交给了司钻，还有他拿给我父亲的五十块钱。可司钻还没走下钻台，就被粗大的猫头绳抽倒他手里的电报纸被呼啸的北风卷走了……齐叔的泪水不断涌出来，又不断被眸子深处的火焰烧干。

这是一桩难以发掘的旧事，差点儿就随着昔日的泥浆沉没在深深的地质纪年里。而我父亲从来不提这事儿，无论如何，父亲并不是可耻的逃兵，父亲没错，齐叔也没错，错的是若干年前那场肆虐的暴风雪。

“孩子，我们欠你爸爸的。”齐叔说着，抬起布满老年斑的手擦擦泪水，摸起了身边的电话，“要不，你先到维佳的公司干吧。”

四

我和保龄球馆清了账，带着返还的一千块钱押金和一枝红玫瑰，回到七楼来找倪虹。屋里只有她一个人，正拿着几梳毛线缠线团。毛线是浅驼色的，隐含着柔和的光泽，看上去质量挺不错。她缠线的动作如此柔美娴静，带一种古韵，仿佛刚从一幅仕女图上走下来。屋里只有我们两个，我像个骑士似的单腿跪地，把玫瑰递到她手里，又忍不住把她抱起来，高高举过头顶，像冠军捧着奖杯，一边欢呼一边转圈子。毛

线像粗壮的菟丝缠绕着我们，很快就乱套了。

倪虹挣扎着说：“别这样，让别人看见！”

我放下了她。听说城里有些闲人专看花花事，买个小望远镜，往别的楼上一照，在窗户洞开的夏季，一切隐秘就暴露无遗了。

“你在准备嫁妆？”我逗她说。

倪虹的脸又红了，她说：“这个年龄结婚，国家让吗？再说，我跟谁结呀？”

这是个最简单的小学填空题，她在明知故问。其实正是她的简单才增加了她的可爱。我捉住她的双手，郑重地向她明确，我爱上了她。这种事其实早就发生了，只是我们谁都不大敢把那层纸戳破。倪虹的脸飞满了幸福的红晕，羞涩地笑着，眼睛躲躲闪闪，就像两只怕被捉住的蜻蜓。我掏出钱来还她，倪虹坚决不要，她幽怨地看着我说：“既然是这样，钱放在你那儿还不是一样的？我挣的比你多，我们毛毯厂的奖金高！”

我说：“你就没想到调换一下工作！”

倪虹笑了，她的笑多半是无声的，就像悄然开放的花。她想了一下说：“可我的合同还有半个月到期，要不然，几千块钱押金就瞎了。”

我说：“总上夜班太辛苦，要是结了婚，两个人阴阳颠倒，连面都见不到，只能在家里留纸条！”

倪虹说：“我听你的，不再干了。再说，我并不喜欢那份工作。”

我说：“你喜欢干点什么！”

倪虹说：“我又能干什么？初中都没毕业。日后要是能开个小饭店、小超市，那就心满意足了！”

我说：“那要很多的钱。”

倪虹说：“是啊，很多很多的钱。”

我说：“你放心，我跟齐叔的儿子好好干，一定给你挣回来！”

倪虹感动起来，她看着我，眼睛里闪动着泪花。

她说：“能让我叫你一声老公吗？”

我觉得倪虹是在模仿城里人的套路，可我还是说：“当然。”

随着一声呼应，倪虹哭起来。她拱到我的怀里，如同一只幸福的小猫咪。我们又开始了新一轮拥吻。这一次要从容多了，我们就像第二次进店的老主顾，不看菜谱就直接叫菜，把进城之后在电影电视光盘磁带里和街头巷尾见到过的种种花样生吞活剥地移植过来，有滋有味地尽情享用着。我管不住我的手，它们带着寻幽探秘的渴求和贪婪，蛇一般四处钻窜。我钳住了那对小巧的乳房，它们娇不盈握，柔软而挺翘，羞怯地战栗着，不很情愿地躲避着。我的手刹不住强大的惯性，还要向下游走，但倪虹阻拦了我，她的脸呈现出不可通融的坚贞。

“不，”她整理着衣服说，“这绝对不行！”

我认输了，嘿嘿地愧笑着，坐下来帮她择着被弄乱的毛线。我们面对面坐着，窗玻璃上映出我们虚淡的影子，这画面使整个屋子变得温馨起来，过了没一会儿，阿白回来了，看样儿是跑回来的，进门后还气喘吁吁的，看见我们，惊讶了

一下，又笑了。

“多般配的一对啊，其实，我早就看出苗头来了。”阿白带着几分醋意说，“要不，咱们串开住算了，你们俩一个屋，我和凤兰一个屋，糊涂庙糊涂神吧，不超生就行呗，省得大家都苦熬干修的！”

我说：“别胡扯。吐鲁番的葡萄还没熟呢！”

阿白说：“可是阿娜尔罕的心儿醉了！”

倪虹狠狠瞪他一眼。我放下手上的毛线，嬉笑着走过去，给阿白拧了一个苏秦背剑。

阿白说：“严平你别跟我急，什么叫解放思想？说白了就是个想得开。大街上的标语是咋写的？观念不变憋死牛，观念一变金不换。咱住在七楼上，可不能再拉地瓜屎！”

我操开他说：“那好，我看你观念咋个变法！”

阿白看见了桌子上的钱，小眼睛刷地一亮，上前一把抓过去，一边点着一边说：“先把这钱借我，我下个金蛋让你们看看！老天爷真有眼睛，该着穷人翻身了。哥们儿等钱用，这就给预备上了！”

我问阿白借钱干什么，阿白秘而不宣，转身又向倪虹借钱。

倪虹征询地看着我。我说：“阿白一分钱能攥出水来，借吧，借给他保险！”

倪虹进屋又取出一沓钱来，都是板板整整的百元大票。阿白喜不自禁，眨着眼睛说：“倪虹真是会过日子能攒钱的好女人，严平有福气啊！你们等着瞧吧，买卖做成了，港田算个屁，我开回一辆奥迪让你们看看，女人得跟我身后，一帮

一帮的，要哪个不要哪个，随便我挑！”

阿白说完，风风火火地走了。倪虹说，其实阿白和凤兰挺合适，因为我在中间挡着，凤兰不知道该上哪只船，眼花缭乱了。

我在城市的边缘找到了维佳公司。这个城市的特点是长度有余厚度不足，整个布局就像一只色彩斑斓的腔肠动物，也许正因为这样，才使得她有些似城似乡，与众不同。在宏伟气派的世纪大道旁侧，多走几步就会见到旷野，能看到成群的麻雀，能听到青蛙的鼓噪，如果撞上有人在芦苇里板罾子捉鱼，那也不算是新鲜事。维佳公司就处在这样的环境里，它被一圈铁栅栏围着，院子里甚至还有一口油井，一架抽油机鞠躬如仪。一幢三层小楼闪动着橄榄色的光泽，离它不远，是一大排很壮观的库房。齐维佳正在楼里等我，双脚放在大班台上，懒散地翻着一张报纸，看我进来，伸手热情地一握，觉得不能尽意，接着又热烈拥抱了一下。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他埋怨我说，“我身边多需要你这样的兄弟啊！”

我说我也想过，可生怕他不知道我们父亲当年的关系。齐维佳笑了，那笑里带点儿揶揄。

“那怎么可能呢？”他说，“老爷子心里就是当年那么点事，从小到大，我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

在交响着都市之声和无边天籁的小楼里，齐维佳一直都在微笑，一直都在用鉴赏的眼光看我。他的谈吐并不精彩，却让我感到了亲切熨帖。他对我的好感和信任超出了我的意料，说成一拍即合，是再确切不过的。半个小时之后，我已经是

维佳公司的公关部主任了，并且领到了两千块员工包装费。等我穿上西服，带着名片，别上BP机，感觉世界真的不一样了，好像太阳的光辉全都照到了我一个人身上。我晕晕乎乎的，半梦半醒，来到一个电话间，用磁卡给自己打了第一个传呼，那悦耳的鸣响和奇幻的液晶显示让我激动不已。路过十字街头，那些“戳大岗”的哥们儿眼睛全都变蓝了，看我就像看阿拉伯王储一样。

我陪着齐维佳跑了几天业务。维佳公司是经营建筑和装饰材料的，由于同类的公司太多，业务不是太好，齐维佳似乎并不在意，他一如既往地笑谑着，表现出了波澜不惊的大度。那种笑似乎成了他的面具，极好地掩饰着市场竞争中的残酷和失意。我只见到他发过一次火，是什么人在公司的院子里留下一串黑糊糊的油渍，他强健有力的下巴都气歪了，脸上显露出狠巴巴的线条，痛骂了主管的副手，甚至抬腿踢了他一脚。副手诺诺而去。齐维佳又笑了，又对我说：“都是多年的哥们儿，深了浅了，谁也不会计较。”

一个周末的晚上，齐维佳呼我到金麒麟饭店陪客人吃饭。我第一次走进如此豪华的饭店，心里忐忑着，就像一只走在碎玻璃上的机警的猫。桌上都是江湖关系，没什么好客套的，不像是喝酒吃饭，倒像是华山论剑来了。齐维佳搂着我，把长着青春痘的脸贴在我脸上，骄傲地夸耀说：“这是我亲弟，怎么样？不服的尽管上！”我知道我的职责，糠麸酒培养了我，棒体格成全了我，使我在身陷重围中不辱使命，直到大获全胜鸣金收兵。齐维佳很高兴，上洗手间的当口，他用推心置腹的口气说：“上阵亲兄弟，打仗父子兵。咱们老一辈少一辈，

今后就指望你啦！”

出了饭店，我以为这就完了，可汽车在名泉洗浴城停下，我才明白，事情刚刚开始。我知道接下来还要干什么，我说我不洗澡，我中午刚刚洗过了。齐维佳哈哈直笑，翘着犁铧似的下巴调侃说：“你是不是还想像咱们老爹那样活着？万里长征吃过糠，抗日战争扛过枪，解放战争负过伤，抗美援朝渡过江，建设时期下过乡，改革开放嫖过娼，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资历，再说，你总得陪着客人吧？这可是你的业务范围呀。”

我就像被劫持的人质，极不情愿地跟进了水汽蒸腾的浴池。经过一系列猥猪式的折腾，我们分别被领到了一个个小包间里，里面光线幽暗，床头上赫然贴着：公安机关明令禁止一切色情活动！我知道，它的意义和烟盒上印着的“吸烟有害健康”字样一样。我趴在那张带窟窿的按摩床上，就像被绑在刑具上，有一种死到临头的感觉。

按摩小姐进来了，包装简约，几近透明，就像开包即食的果冻。她嘻嘻笑着问我：“先生，直说吧，是我给你按摩，还是你给我按摩？”我说我是个正经人，不要那些乱七八糟。小姐笑得不行，说：“看把你吓的。多大点事啊，再说老板都交了钱的！”小姐的按摩毫无章法，像笨厨娘搨面，带着锐意进取的态势，直奔我的要害。我感到形势危急，就撒谎说先去解手，借机溜掉了。我一个人躲在休息厅的一角，一支接着一支抽烟。倪虹娇小的身影一直在我眼前浮现。我想到了齐叔和我父亲，想到了家里那头正在毒日头下拉犁的老黄牛，一个劲儿想哭。

齐维佳和几位客人出来了，他们的脸色全都平静如初，看不出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直到坐上汽车，齐维佳才咂着嘴巴回味说：“那个小仙桃真够味儿，可她的嘴巴就像砸不开的核桃，死活不让我亲一下！”

那几个人放肆地笑着，很开心。

齐维佳问我：“老弟，你那个怎么样？”

我强笑一下没吭声。我扭着头看窗外。阑珊的夜色里，一个捡破烂的人正在垃圾箱里翻着。一辆异形卡车轰鸣着驶过，车上坐着一些戴铝盔的人，他们全都油渍麻花，脸上溅满了泥浆点子。这些让我心里一阵阵蜇疼。

回到七楼，我睁着眼睛躺到天明。麻雀们就在我头上不远的地方叫着，声音琐碎而欢快。我想人不如麻雀，它们低贱，可宁死不屈，一旦被关进笼子，喂它再好的食它也不吃，直到怒气冲冲地把自己撞死。而人是不行的，为了活着，为了活得好一点儿，常常自己投进笼子里，哪怕是泔水也要喝下去。我就是这样子。

那一夜阿白没回来。听地瓜佬说，他被一伙高明的骗子给涮了，把自己的三千块钱和借来的七千块钱全部都打了水漂，刚刚醒过腔来，蹬着三轮车，满世界抓骗子呢。

五

我给齐叔剥了一只香蕉。我告诉他，这是我用刚刚领到的工资买的，加上奖金，总共有两千元，是一笔挺大的收入，让我心满意足。齐叔点点头，他蠕动着塌陷的腮，和着往事

缓慢地咀嚼着，枯涩的眸子里出现了两个坚硬的亮点。

“我们那时候，一个月才挣十八块，我们从来没觉得少，”他说，“可现在，十八块大概都不够齐维佳的一盒烟钱！”

我笑笑说：“是时代变了！”

齐叔看着我，忽然说：“严平，你是个本分的孩子，我让你跟齐维佳干，是想让你替我盯着他点儿，懂吗？他这种人，要变坏很容易！”

我慌乱地答应着，不知道应该站在哪一边。四十年的距离隔开了两代人，昔日的悲壮和雄浑已经淡远，有时候对话都难了。有一次齐叔还沉浸在金戈铁马的回忆里，齐维佳突然发问，你们那时候围着篝火学这个那个，那能看清字吗？齐叔觉察了他话里隐含的亵渎和恶毒，伸手打了他一个大耳光。

我买了两袋奶粉，两袋大枣滋补精，到人民医院去看地瓜婆。她只是跌一跤，肚里的孩子就抗议起来。她住在妇科打黄体酮。我站在床边，代表倪虹简单安慰几句就走了。说来也巧，我又遇见了杨帆，她显然刚刚做完手术，白大褂上还沾着血点子，一个男搭档正和她嘻嘻哈哈地调笑，说她“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杨帆的眼睛从我身上匆遽地滑过，没做半点流连，或许在她的眼里，病人的相貌没什么意义。她还像高洁的鸽子那样翩然掠过，一个优雅的转身，隐进一扇镶着毛玻璃的门里去了。

中午时分，阿白回来了。一天不见，他苍老了许多，两眼布满了血丝，看见我和倪虹，还没说话，就哭了起来。

“我完了，”他说，“我让人家给拍花了！”

阿白的哭相增加了他的丑陋，他似陶俑还没烧成，泥坯

被大雨浇塌了，五官全都不在各自的位置上。他取出一块“满天星”手表，还没讲述，我就明白了。如果不是发财心切，阿白就不会搭碴儿，那么被骗的可能是别人；可怜的阿白做梦都想发财，他抻着白癜风的脖子，往围观的人群里看了一眼，就钻进了别人设好的圈套。据说这种手表每块值三十万，因为贮藏地失火，才流落到了民间，官方不久就要按原价往回收购，持有人急等钱花，才忍痛低价出手。阿白起初也不相信，但他看到了铅印的报纸，那白纸黑字的佐证让他脑袋犯浑了。两个托儿故意提出种种质疑，实际是在自问自答诱人上钩。现场于是又转移到了银行门外，走出来一个戴胸卡的家伙，假模假式地“鉴定”一番，又言之凿凿地予以证实，阿白就坚信不疑了。就这样，阿白悲壮地走进了一幕早就排练好了的喜剧里，而且充当了主角，神秘兮兮东挪西借，凑了一万块钱，买回来只值一百块钱的破玩意儿，还觉得自己占了老大的便宜。等到醒悟过来回头再找，那伙人早就溜之大吉了。

“那可是一万块呀，”阿白泪尽泣血地哭诉，“我这辈子再也翻不了身了！”

“也许，警察会破案的，”我这样安慰阿白，“到时候被骗走的钱，还会如数还给你。”

阿白呵呵地笑了，把那块手表戴到腕子上，走到阳台，扬起手臂，那表被盛夏的阳光照射得熠熠生辉。他居高临下地大声呼喊：“都来看哪，这是三十万块钱的手表，你们谁有我牛X？”而后他一头扎在床上，蒙起脸来，痛烈地说道：“我真后悔，当初就不该进城！”

接连两个晚上，阿白没回来睡觉。听地瓜佬说，他魔怔了，骑着他的三轮车，没黑没白地走街串巷，希望能找到那伙骗子。我极想把他找回来，好好说说劝劝，可那两天总是被事情绑着脱不开身。齐维佳听说我和别人伙住在杂乱的七楼里，就掏出一串钥匙塞给了我。这是一套新楼房，离维佳公司不远，水电气都很完备，添一张床就能住了。他明确告诉我，这是一个单位磨账磨过来的，我可以暂时住着，也可以永久住下去。打开房门的那一刻，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嗫嚅着不知该说什么是好。他抱住我的肩膀，真挚地说道：“老弟，你结婚吧，结了婚，你才能算一个完整的男人。钱，你不用考虑，大哥给你张罗。咱们的关系和别人不一样，你说是吗？”我的泪水终于下来了，我说：“大哥，我一定要对得起你！”

中午回去，我把新楼的钥匙拿给倪虹看了，又说了一大堆齐维佳的好处。她并没有我预期的那样兴奋，反而淡淡地说道：“我们不要别人的东西，我们靠自己挣！”

我说：“你不高兴？”

倪虹说：“你别跟他们太近了，他们那种人，没几个好的！”

我说：“你怎么知道？”

倪虹说：“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我说：“我们端的是别人的饭碗，只要能挣钱，别的就不能太认真，你说是吗？”

倪虹不再出声。她开始织毛衣，手上飞快地绾着花儿，垂着的长睫毛忽闪忽闪的。根据腰围的轮廓可以断定，那不是给她自己织的。

我把那串钥匙揣进了衣兜，胡乱扒了几口饭，借了一辆自行车，到街上找阿白去了。

转来转去，我转到了铁西。这里聚集着大批外来人口，到处是小摊贩、工匠、酒鬼、卖艺者和流浪汉，橘黄的路灯下，一张张落满灰尘的面庞带着肤浅的满足，笑意盈盈地晃来晃去。一个摆棋势的缠住我，非要让我玩玩。我说：“你以为我会上你的当么？我可是老便！”他不再吭声，蹲在那儿，极力收缩自己，像一只等待挨打的猴子。

我买了一张门票，走进了二人转小剧场。这种场合不登大雅，却总是人满为患。虽说提倡精神文明，可这儿的粉段子还是屡禁不绝，不粉就没人看。满屋都是旱烟和体臭，男女演员正在台上进行着语言和形体的挑逗，内容都离不开脐下三指，却又收张自如恰到好处地把握着临界点。观众爆出一阵阵野蛮的喝彩。一两个大款模样的人走到台沿，把一张张百元大票慷慨地塞进女演员两乳之间的口袋里，我沿着坐席的过道走了两个来回，没能发现一个稍稍白净的面孔。

我几乎放弃了寻找，正要掉头往回走，却发现了阿白的三轮车停在街区的边缘地带。那是个低矮昏暗的小屋，挡着肮脏的线毯，一群人正围在那儿，吵吵嚷嚷地议论什么。我挤进人群，只见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人正在哭泣，两个警察站在她身旁讯问。

女人说：“不怨我，是他自己摸电了！”

警察说：“不可能，那么大个人，怎么会平白无故就死了？”

女人说：“他……不行，怎么摆弄，都稀了面软的！”

围观者有的唏嘘，有的窃笑。

警察说：“就为这个死了？你胡扯！”

女人说：“反正不怨我，撒谎你们枪毙我！”

警察说：“他给了你多少钱？”

女人说：“他没有钱，他把这块手表给我了！”

女人抬起腕子，一道幽微的冷光闪过，我看到那块“满天星”手表，我眩晕一下。

阿白的尸体被人搬到了屋外，横陈于一堆垃圾旁边，那辉煌的白色像一堆熄灭的灰烬。现场勘察和尸检都做完了，警察说：“谁把他拉到医院太平间去，一百块钱！”

我说：“谁也不用，一分钱也不要，我送他走！”

我和一个警察搭手，把阿白放到了三轮车上。阿白的眼睛还没阖死，一线乌吞吞的光亮从中透射出来，又似绝望，又似大彻大悟。我把那块挡窗户的线毯盖在他身上，他的个子太大，或者说车子太小，两只脚还是露在了车厢外面。一个多月前，也是这样的夜晚，也是在警车的押送下，我就是这样拉着醉成一堆的阿白，他搂着那些塑料模特，满脸都是痴迷的笑容。而现在，他孤零零地躺在他自己的三轮车上，永远离开了人世间的缤纷灯火。我迎着夜风，几近麻木地蹬着车子，眼泪顺着脸颊流淌，源源不断向马路上滴落。

六

阿白的家人一直没来，据说是拿不出安葬的钱，怕砸在手里，索性就交给了社会。从太平间到火葬场，都是我和地瓜佬操持的，丧事极简单，没有车队，没有花圈，没有仪式，

没有哭声，没有丧宴，只有我们几个伙租楼房的宿友送葬，跟焚烧垃圾差不多。钱是民政部门出的，我们又凑了几个。凤兰和倪虹为他较了一大堆纸钱，好让他在另一个世界手头宽绰些。地瓜佬想得更周到，他找了一张外国女模特的画报烧了，说是给阿白配个阴亲，好歹让他尝尝女人的滋味。这时候他的家人才终于露面，他们带走了阿白的骨灰，他混饭吃的家什，以及浸满单身汉辛酸的行李卷。我的下铺就那么空着，无论白天和黑夜，我都能看到那一团模糊的苍白色。

阿白的死使我们的七楼弥漫了一种鬼魅的气息，夜里睡觉都不敢关灯，地瓜佬夫妇已经在张罗换房子，凤兰也打算另找住处。这样，我就不得不考虑和倪虹快点儿结婚，而且齐维佳答应了，结婚证包在他身上，够不够岁数，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

倪虹辞了毛毯厂的工作，要领我回乡下面见父母。正赶上公司组织郊游，我脱不开身，就买了几样东西，托她带回去，表达未来佳婿的一点心意。公司的效益奇迹般看好。我从大家的目光里看到了神秘的喜悦，这种神秘是极其本位的，不便张扬的，像我这种新加盟的人无从了解，只能通过整体气氛感受到。

我们来到水蓝草碧的星星泡。这种草原上的湖泊，在西部都叫海子，听起来浩大而壮美；在北方，是不大拿这些无法归类的水域当一回事的，叫泡子，意思和农村的狗剩儿丫蛋儿差不多。这座城市没有更好的去处，在水底投放了卵石，在湖岸铺设了细沙，在水畔建造了几处亭台楼榭，就叫做公园了。齐叔和我父亲在这片水面采过菱角，那时他们饥肠辘

鞭，还不等菱角成熟，就急不可待地吞下肚去。当他们从浅水里走出来才发现，他们的双脚扎满了菱角刺，密密麻麻如满天繁星，已经看不到肉色。他们抱着对方的脚，用缝衣针细细地挑了起来，直到双脚布满了鲜红的血珠……那天只有他们俩，他们酣畅地哭起来，那声音热烈奔放，在苍凉的水面上久久回荡。

我游在水里的时候，齐维佳还在岸上。他兴致很好，至少喝了三听啤酒，这使他脸上的青春痘更加彰显，红灿灿的有如山丹之花。公司里的人已经四下散开，在水里和陆上各自寻找乐趣。齐维佳不会水，他躺在一个橘黄色的气垫上，戴着墨镜在水面上悠哉游哉，后来竟然睡了过去。事实上我没看到他翻沉的过程，只是在一片张皇的惊叫里，看到了他一沉一浮的头。他在深水里挣扎着，头发就像一莧水稗草那样时隐时现。岸上的人纷纷跳下水来营救。我和他的直线距离不是最近，但我是冒死游过去的，所以能第一个赶到；还没等我抓住他的头发，他已经沉到了浑黄的水里。我一个猛子扎下去，正巧抓住了他的胳膊。等我把他托出水面，救援的人已经赶到了。人们把他放到一只牛背上控着，他浑身软塌塌的，就像蚀本生意人的褡裢，睁开眼睛看看我，吐出一口浊水，苦笑着说了一句：“老弟，多亏了你！”

我已经变成了齐维佳的影子，这一点全公司的人都能看出来。有很多事他都说：“找严平去，他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谨慎地使用着他赠给我的权力，努力不出纰漏，办过的事全都及时向他汇报。他对我的工作很满意，不止一次说：“老弟，以后我当董事长，总经理就是你的！”我没想到那些，我

想的只是能多挣一点钱，尽快和倪虹登记结婚，连我父亲一起，堂堂正正地落上城市户口。齐维佳已经把那套新楼过户到我的名下，赭石色的带国徽的产权证已经拿在了我手上。那套楼值十六万，齐维佳说：“你舍命救我，其实，十六万也不足以表达我的心意。”这礼物显然是太重了，我只好暂时收下，并打算采用分期付款的办法，一边工作一边偿还。

那天上午，我从凤兰的小饭店路过，看见她又在这里向我挠着猫爪。她这回没剥蒜，而是在择菜，两只手绿唧唧的。

我走了进去，坐在桌子旁抽烟。

“严哥，你怎么不到毛毯厂问问，有没有个叫倪虹的人？”凤兰说，眼睛不再幽幽地看我，而是四下游移，显然是怕她的话伤害了我。

我心里一紧：“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有冒充领导的，还有冒充工人的？”

凤兰说：“严哥，你咋不想想，她哪来的那么多钱借你？她为什么总打夜班？咱们都被倪虹骗了，她……她是个小姐！”

犹如五雷轰顶，我眼前一黑，差点儿就要扑倒。

“这不可能，”我吼起来，“你胡说八道！”

凤兰说：“其实，她从家里回来好几天了，只是没回七楼住。她偷偷进了美容院，花好几千块钱去修补那什么膜，想把你接着骗下去。没想到这些日子严打，被别的小姐咬出来，给关进局子里去了。听说，她的外号叫小仙桃，就在名泉洗浴城给人按摩……”

我听不下去了，推翻了一只凳子，匆匆走出门去。我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找到倪虹，二话不说，立马把她掐死。

我来到维佳公司，齐维佳正和几个人闲聊，看见我气色不对，就把那几个人打发走了。

我掏出钥匙和产权证，重重地扔到他的大班台上。

“老弟，你这是怎么啦？”齐维佳疑惑地问。

我冷笑着说：“大哥，你知道小仙桃是谁吗？”

齐维佳懵懵地摇头。

我说：“她就是我的未婚妻；那天，就在我隔壁，你把她给×了！”

我哭起来。放开了声音，绝对的痛不欲生。

齐维佳的脸变幻了好几种颜色，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他在地面上踱了一会儿，过来搂住我的肩膀。

“原谅我，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种事谁也想不到。”他歉意地说。

“我真想把她杀了！”我说。

“细想想还是怨你，真够傻的，一个屋里住着，怎么会连她的真实身份都没弄清呢？”

我说她真的不像是干那个的，至少在我面前不像，就是装，也绝对装不出来。

齐维佳又说：“她把你骗得够苦的。听大哥劝，别认真，就当是闹了个大笑话。天底下好女人有的是，一脚把她蹬开就算了。”

我觉得他把感情上的事说得太轻巧了。我冷笑一声，丢下齐维佳转身离去。我觉得脑袋发烫，思路不清，沉甸甸的就像一只通电的熨斗。我破例打了一辆出租车，直接找到派出所。这回警察都认识我了，给我倒了一杯水，里面还象征

地漂着几片茶叶。

他们知道了我的来意，表示出极大的同情，安慰我几句，就开着警车，把我送到了拘押小姐的地方——老百姓都叫它“鸡笼”。这儿好像是个闲置的大仓库，一大群落网的小姐靠墙蹲着，脑袋一律下垂，看不清本来面目，只有一片散乱的黑发，披在那些姹紫嫣红的衣服上。

倪虹被警察叫了出来。她面色苍白，两眼无神，脚步沉得就像戴着镣铐。看见了我，惊讶了一下，就大哭起来。

“严哥，我对不起你，”她跪在我面前说，“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和你发生感情，我不配，你，打我一顿吧！”

我的心软下来，本来是带着毒刺的话，一出口就变钝了。

我说：“我真傻，让你骗了这么久。你在我的心目中曾经是那么美好，我怎么也想不到，你确实不是蝴蝶，而是一只蛾子！”

倪虹痛心疾首地哭着。她说：“严哥，我欺骗了你，可也没欺骗你。我对你的感情都是真的，没掺半点假。自从认识了你，我就下决心不干了，打算和你一起，到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去过太平日子，没想到会有今天……”

我的眼泪流了下来。

我说：“倪虹，感谢你给我的帮助，感谢你给了我一段最美好的日子，尽管它是虚假的。可你给我的伤害太大了，我没办法原谅你！”

说完，我决绝地转过身去，快步离开。我听到倪虹的哭声陡然变大了，撕肝裂胆的，就像一头陷入绝境的小兽。我咬紧牙，不让自己回头。

残夏的太阳变得冷漠了。柠檬色的夕照里，那几只麻雀还在我们七楼上飞来飞去，一如既往地欢快和睦，无忧无虑。楼下集聚着一些趿着凉鞋的人，他们刚刚吃过晚饭，正在谈论七楼上发生的事情，看见了我，立刻缄口不语。我就在他们异样的注视下默默走过，那一小段路途非常漫长。

齐维佳正在楼上等我。他已经抽了一地烟头，那串钥匙和产权证放在了桌子上，那意思是很明确的。屋里弥漫着咸菜地瓜粥的气味，他面前摆放着一只烤地瓜，在黄昏的光影里，那只地瓜变成了一幅静物写生。

“老弟，这种地方怎么住呢？走吧，新楼里的床我给你买好了！”

我没吭声。我环顾着这间熟悉的屋子，不由得触目伤情，心里完全明白，和它告别是迟早的事。

我扒在倪虹的房门往里探看，她的床依然整洁如旧，那串玉石风铃还挂在床头上，随着风发出动听的涛声。光阴的胶片一张张叠化，昔日那个恬静凄美的女孩仿佛正坐在床头，眼睛低垂着，全神贯注地打着毛线。这景物让我的心剧烈疼痛。

齐维佳叹息一声说：“我看得出来，你对倪虹动真情了。这是很幸福也是很不幸的事情。老弟，跟你相处，很愉快也很累，因为你总是太认真。”

我和齐维佳一起吃了晚饭，然后他把我送到新楼里住下。房间里摆了一张红木双人床，铺着软硬适度的席梦思垫子，连被褥都是新的。绛红色窗帘带着漂亮的流苏，隔离出一个完全独立于外界的小空间。齐维佳说得不错，人是鱼，钱是水；

钱越多人就活得越滋润，活在脸盆里的鱼不可能理解活在大海里的鱼，反过来也一样。我是一条被人从脸盆里掬到大海里的鱼，我的幸福感是战栗的惶恐的。我感谢齐维佳，也害怕齐维佳，他对我真是太好了，我只怕没法回报。

七

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邮去两千块钱。我告诉父亲，不必拽牛尾巴下地了，可以雇人收秋，我们有钱了；但地是不能扔的，我对家乡饶薄的土地有着不能割舍的感情。过些日子，我就去把他接来，让他看看城里人是怎么生活的。父亲很快回信了，他在错字连篇词不达意的信里表示，他不会到城里来的，特别是这种感情上疙疙瘩瘩的地场。他又一次提到了我的婚事，因为我先前提到过倪虹的名字，使用了很多溢美之词，还答应把她领回家去。现在，事情整个都颠倒了，我怎么跟父亲说呢？我要是说了，是让他哭呢，还是让他笑呢？

那天晚上，齐维佳喝多了，我把他送回家，就到公司去替他打理乱事。在大门口，我遇到了公司的集装箱卡车。如果司机不停车，如果我马大哈，事情就可能是另样的。我从没关严的车门缝里看到一些PVC板材，这些板材下面，一滴滴黑色的原油正在滴落下来。

司机说：“我原以为你知道的，你和齐老板那么铁！”

我觉得身上一冷，还是点头说：“是的，我知道，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你走吧，提防着点儿！”

卡车开走了，我几乎能听得到藏在里面的油罐澎湃着的原油声。真是神不知鬼不觉，有谁能知道，维佳公司的地下埋着一条管线，它一头接到仓库里，一头接到油井上，打开阀门，原油就能直接流进油灌车里……

隔了一天，我请齐维佳吃饭。我说总是大哥请我，不好意思，一条龙我请不起，请大哥吃个龙头吧。齐维佳很高兴，搂住我的肩膀说：“你做东，我花钱。走，吃温州菜去，那些南蛮子真他妈会吃，味道就是不一样！”

我们包了个小间，要了一瓶小糊涂仙。吃喝了一气，酒劲儿上来了。我站起身，扑通跪在他面前。

“大哥，你对我太好了，我这辈子怕是都报答不了，让我给你磕个头吧！”我说着，真的就磕了一个，再抬起头来，已经是泪流满面。

齐维佳明白了。他的脸变得生硬起来，就像一块风化的岩石，失望的神色在一块一块向下剥落。他大口大口地抽烟，好半天不说话。

我掏出钥匙放在桌子上。

“老弟，难道你非要离开我么？”齐维佳说，“你怎么不想想，离开了我，你还能干什么？你不懂任何专业，没有任何特长！”

我说：“我只是不想让我们的爸爸伤心！”

齐维佳沉默了一会儿，说：“起初我也不想搞，如今到了这一步，想停也停不下来了。你也知道，如今生意不好做，维佳公司有很大一块靠它撑着。”

我说：“反正我不干这种事。”

齐维佳说：“好吧，强扭的瓜不甜。我给你十万块钱，你躲到别处去吧，远点躲着，越远越好。但你知道离开维佳公司意味着什么吗？你要得罪很多人，后果是很可怕的！”

我说：“我不要钱。我什么都没看见。行李我搬回七楼去了。想我的时候呼我，我陪你说话，陪你喝酒，陪你打保龄球！”

齐维佳叹息一声，张开衣袋，把那串钥匙扔了进去，随着一声细碎的铮音，我呼出一口长气。

“老弟！我舍不得你！”齐维佳的眼睛湿润了。他拦住一辆出租车，坐上去，又探出头来说，“位子我还给你留着。什么时候想开了，欢迎你再回来！”

就这样，我像一匹磨道上又滑稽又可怜的小毛驴，走来走去，又回到了生活的原点。我脱下西服，关掉BP机，销毁了名片，重新站到马路牙子上。伙伴们说我是好运气烧的，没准是让钱晃花了眼睛，卖煎饼的赔本儿——贪（摊）大了。我嘿嘿一笑表示默认。地瓜佬夫妇和凤兰很高兴我回来，他们说既然我又回来了，他们也就不搬了，在一个地方住惯了，真有些舍不得。我们谁都不提阿白和倪虹，尽管心里都在想着他们。有一个白天，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忍不住走进凤兰和倪虹的屋子，抚摸着那张空下来的铁床，轻轻躺在了上面。我又闻到了倪虹的气息，她的气息氤氲不去，让我的感官充满痛苦。油漆剥落的床头上，有一串用圆珠笔写下的小字，它们细若蚊足，却能清楚地看出，全是“老公——严平”几个字。

我每隔十天八天就到齐叔那儿去一次。齐叔的痴呆症越

来越重，常常抓住我的手，什么都不说。就是一个哭，哭得人脊背凉刷刷的。我经常能看到齐维佳买回来的东西：智强核桃粉、阿拉斯加深海鱼油、美国大杏仁……都是健脑益智一类，但我看不出回天之术，感觉就像在拿筷子支撑倒塌下来的大山。

这一天终于来了。我坐在搬家的汽车上，老远就看到了，维佳公司的院里停着三辆警车。一些人在刨土，土下肯定就是那根连结着油井和仓库的油管。我很想从车上跳下去，然而汽车开得太快了，等我返回去，天已擦黑，维佳公司大门紧锁，贴着醒目的封条。我打了齐维佳的手机，但没开机。

我来到派出所，想问一下齐维佳的情况，警察们见我便说八成是来领奖金的吧？一万块，不算少了！

我这才知道，报警的人冒用了我的名字。我坚持说报警的不是我。警察们不信，警察安抚我说这没关系，伸张正义是好事，没人说不仁不义，你怕的什么？我推门走了出去。我知道，就算浑身都是嘴，这事儿也说不清了。

我又一次抄了近道。我离七楼已经很近了，那熟悉的灯光从高处投射下来，在绿草地上潺湲浮动，就像一层温暖的水。我看着它没过我的脚踝，泛着涟漪向黑夜里流去。我前面就是钻塔和抽油机的雕塑，它们以抽象变形的样式引人思索。我真的不知道，石油这东西没有了，这地盘上的人还将怎么生活。

那两个人从雕塑后面走出来，我就知道他们是在等我。他们背光站着，我看不清他们的脸，但他们手里的铁器在闪动着致命的幽光，让我感到彻骨的寒意。如果我撒腿就跑，他

们不会追上；可我觉得逃跑太丢人了，再说，我没干亏心事，该逃跑的不是我。我打算找到一块石头或木棍自卫，可草地上太干净了，连一个果核一根冰棍杆都没有。就在我犹豫不决的当口，两把刀子几乎同时插进了我的身体。我的血在草地上跳溅，像绚丽的花瓣在水面上漂旋。一刹那世界变得极静，我听到了星星上的轻风，看见了红蓝变幻流萤般飞来的警灯，我于是无声地笑笑，向着柔软的草地躺倒了。

我睡了沉沉的一觉。醒来时我发现正被鲜花和微笑包围着，而作为主刀医生的杨帆就站在我的身边，她身着白衣，我很想说她像一只鸽子，可我没法发声，我的脸上正扣着氧气罩子。很多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都来看我，他们肯定认准了我就是那个举报人，可我不是，只是我一时没法说明罢了。

一个模样俊俏的小护士坐在床头给我念报纸，那上面大概刊登着与我有关的文字。地瓜佬进来了，他拽过地瓜婆，让我看她的肚子。“地瓜纽纽就要熟了。”他说。地瓜佬把那个被我扔在枕边当表看的BP机拿给我，说它在那天的黄昏时刻至少疯响了四次。我揷动键钮，看到了上面的文字：今晚千万不要回家，有危险！落款是齐维佳。

凤兰送来一件毛衣，是我眼熟的浅驼色的，那花纹很别致。她流着眼泪说，倪虹在门外站了好半天，可她又不敢进来看你，她就那么哭着走了。我欠欠身子，伤口疼得要命。我把那件毛衣盖在脸上，因为我也哭了。

小护士排除干扰继续念道：“他是城市上空的雄鹰……”她的声音很甜润。可是我想，那和我没关系，我只不过是一只麻雀，而已而已。